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玉佛緣 第六回 仗佛力和尚犯規 覓仙水賢姬罹厄

卻說陳子虛聽了祝幼如的話，大笑道：「你又來說氣話了，無論你一個人燒不了這些寺院，就使聚了一班國民，把寺院都燒了，闖不住做官的人深信和尚，必至替他報仇，辦你們放火的罪名。況且一座寺院燒掉，再造一座，有何難處？豈不更糜費了有用的資財。依我講，總要叫那些信和尚的人，自悟其非才好。」幼如道：「他們那些愚人，只當和尚是一尊佛看待，如何會自悟其非呢？」子虛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多開女學堂。女子明白了道理，男子跟著他明白起來，那裡還有和尚吃飯之處！」幼如點頭稱是。兩人一路談天，不知不覺，走到大殿上。見那玉佛，原不過小小一尊石佛，兩人相視而笑。此時僧眾正念過經下殿去了，院中寂靜無聲。兩人到處隨喜，不意走到一個小廚房，覺得路徑曲折，有些奇異，不免進去張探張探。只見一個廚子，在那裡刮洗金華火腿哩。旁邊站著一個和尚，穿的是哆麻短衫褲，兩眼注定火腿，饞涎欲流。瞥見他兩人走來，連忙笑臉相迎道：「二位施主請客堂裡坐。」一手攔住他們，不叫他們進廚房。兩人會意，只得同他出來，那知道和尚就是寺中住持了凡。當下凡合一個小和尚使了眼色，那小和尚飛奔而去，一會兒取了一件長衣來，了凡接著，披在身上，這才讓他們兩人進了客堂坐下。開言道：「二位施主，莫非要拜懺，還是念普佛？」子虛道：「都不是，我們只來請教大和尚，我佛如來不惜以己肉喂飢鷹，如今大和尚是不惜以豬肉飽饑腹，難道現在的佛法也改良了麼？」了凡道：「敝寺戒律最嚴，沒人敢吃肉的。」子虛道：「方才廚房裡洗的什麼？」了凡紅著臉道：「施主眼花了，那不是廚房，是浴堂。施主休得多心。」幼如道：「我不信，再去認認看。」了凡並不推辭，同他們走遍了寺中，那裡找出個小廚房來，浴堂倒有三四處。二人留心看不出破綻，只得罷休。子虛卻見僧寮後面，有三間極好的客房。牀帳桌椅，擺設得齊齊整整，觸動機關，便對了凡道：「這房子可好賃居半月？」了凡不肯，子虛道：「我們情願多出房金。」了凡料想拗他不過，當下就講定了二十塊房金，十塊膳費。子虛幼如回到客棧，把行李搬來。了凡接著道：「如今我們僧俗一家了，有些不週到處，還望二位施主海涵。」子虛道：「我們貪圖此地僻靜，可以用功，不管賣利間是非的。大和尚但請放心便了。」了凡才安心自去。二人住了這個軒敞潔淨的房子，覺得比客棧有天淵之別，如何不樂？溫習些功課外，也時常各處隨喜。見了些男男女女燒香的人，絡繹不絕。

一天不知什麼故事，寺中燒香的人，分外來得多。這日子虛到城裡看朋友去了，幼如悶坐無聊，不免去看熱鬧。跟著燒香的人，隨意走去。卻到了一個偏殿，平時關鎖著的。幼如去看時，原來殿裡別無所有，只一尊金佛睡在牀上。那帳子被窩都是上好綢綾做的，上面飄帶上還寫著字道「信女某門某氏敬送」。幼如氣憤不過，卻看不出他什麼作用。只見那燒香的女子，對著睡佛膜拜，口中悄悄告罷，站起來在佛身上摸了一摸，臊得滿面通紅，撒下一串錢就去了。幼如只覺好笑，止不住問香伙道：「這算幹什麼？」香伙道：「少爺你不知道，這是求子的。」幼如道：「靈麼？」香伙道：「怎麼不靈，你看那菩薩的牀帳被褥，不是人家得了子來還願的麼？」幼如尚欲追問，只聽得板壁外，一個女人聲音，喘吁吁的道：「要死了。」幼如詫異，想尋聲去探察。於是出了偏殿的門，沿著牆壁走去，卻是一片草地，並沒別的房屋。幼如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那聲從何處來的？」凝一凝神，再想道：「呀，我睡佛殿裡，分明見四面是板壁，如何到得外面？看來都是磚牆，事有蹊蹺，再進去一看，便見分曉。」想定主意，逕到睡佛殿門口。那知一根粗木門，把兩扇三寸厚的窗子反扣在上，一把五寸長的大鐵鎖鎖著。幼如雖情知有異，也無可如何。看看日已銜山，那大殿前十八棵松樹上的烏鴉，呀呀的叫。殿上晚鐘敲動，空中香霧紛霏，幼如暫回自己臥室。正從大殿上走過，卻見散下一群村嫗，都是一色真青布的對襟外套，髻上插根檀香木扁簪，七寸長的尖頭鞋子，垂頭下視，一邊走，一邊拉長了嗓子還在那裡念：「南無佛，南無法。」幼如見他們這個模樣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。暗想我來時見過多少俏麗女子，怎不見他們出去？此時遊人稀少，村嫗散後，悄悄無人，幼如轉過大殿，才見女客堂裡，開了幾桌素席。院子裡停著轎子不少，堂中燈燭輝煌，照見那些女客。有坐在席上的，也有喂孩子吃奶的，也有坐在裡間房裡掠鬢的。有些丫頭、老媽子圍隨著，嘻嘻哈哈的很熱鬧哩。幼如正想走開，迎面遇著了凡道：「施主也出來看熱鬧麼？」幼如道：「正是。」了凡匆匆的趕入女客堂裡去了。幼如要看他舉動，只見那些婦女，一見大和尚進來，一齊站起，口稱「師父」。了凡亦著實趨奉一番，然後紛紛的散去。

再說子虛這日晚方歸，幼如合他談談白天所見的光景。子虛道：「我看那賊禿，臉上一團邪氣，曉得他不是安分的東西。其中包藏著復壁地室之類，都是有的。」幼如道：「我們倒要仔細查查察察，果然有不法的事，何妨出首，為大眾雪恥。」子虛道：「我也有這個心，只是查察不易。況且我們既住在他這裡，萬一查出他破綻來，他肯放我們出去宣揚麼？那時性命不保。」幼如道：「我不怕他，敢害人麼？」子虛道：「豈敢，和尚的心最毒，我們只好不動聲色，無意中察看便了。」自此二人隨處留心。一日晚上，天氣甚熱，睡在牀上，兀自汗流不止，幼如睡不著，披衣起來納涼。子虛卻睡了一覺醒來，急欲大解，趕忙跑到後面毛廁裡。解手後回來，卻見後一並五間樓上，似有火光。近前看去，窗子大開。上面點著一盞琉璃燈，有男女說話之聲。子虛壯著膽子，躡足潛蹤走到樓下聽時，只聽得和尚的聲口道：「你既立志受戒，怎麼不依我的規矩？」歇了一歇，只聽一個女子嬌怯怯的又帶著哭音說道：「這個規矩，我寧死不能受。」子虛大怒道：「這賊禿如此可惡，待我上去打死了他罷。」轉念一想道：「不好，萬一打他不過，倒鬧壞了事。寧可用謀，不要恃勇。」主意已定，仍復走回。

事有湊巧，被子虛一夜裡偵探著兩樁奇事。他從後樓房下，轉過殿角一間小屋，反鎖著門，一個女人在內啼哭。原來那間屋子外面，向來還有一重屋門鎖著的，今晚不知何故開著？被子虛撞破，子虛大膽走近門前，低聲問道：「你是那裡的女人？我來救你。」那女子不敢則聲。原來這女子嚴氏，家住楓橋鎮上，他丈夫沈二，在泖墅開闢鋪裡做伙計的。只因春間得了一病，時寒時熱，頭暈眼花，身軀軟弱，不能當伙計，只得歇在家裡。嚴氏素性賢惠，見丈夫病了，朝夜服侍，要想替他延醫調治，又沒得錢應用，心下很是憂慮。看看他病了兩個多月，還不見好，隔壁李家阿媽道：「二孀子，你家官人這個病，為什麼不替他醫治醫治？」嚴氏道：「可不是，近處沒得好醫生。要到城裡去請，又沒有這注錢。生成的苦命，罷了。」說罷，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恰好鎮上一個周虔婆走過，見她在那裡哭，想道：「這是一件好貨。記得無量壽寺裡的大師父，曾經托過我，只要對勁，肯給我五十塊錢的謝儀。待我來說法他同去燒香，只要給那大師父見面，他自有本事降服他的。」主意打定，便湊近前問道：「孀孀，你為什麼事這般傷心？」嚴氏素聞這人作事不端，懶怠理他，勉強答道：「我家裡有病人。」周婆道：「快休悲切，我知道你二官人病了兩個多月。但是不妨，如今閩門外寺裡，有尊玉佛，靈感得極，求子得子，求財得財，並且還有籤詩仙水，救治人家的病。我同你去燒炷香，求求他，包管二官人的病就好了。」嚴氏似信不信，闖不住李家阿媽也在一旁攬掇道：「果然，我也聽人說起，那玉佛是西天來的，就同活佛一般。他那仙水，果然有效。西村裡有好些人去求，都吃好了。」嚴氏本不甚信仙佛的，因丈夫病得長久了，若有差池，正是不了，因此也想試試看。仙水若靈，醫好了丈夫的病，豈是不好。沉吟之間，卻被周婆猜透，道：「孀孀不須多心，我明日一早來同你去。」當晚嚴氏與丈夫商議。沈二久病盼好，聽說仙水靈，就催他妻子去求。嚴氏道：「我去求仙方，你在家裡，那個照應呢？」沈二道：「我自己勉強起來，煮點粥吃吃便了。」嚴氏道：「不妥，隔壁李阿媽，年紀也不小了，合我們來往也很勤的，我央他來替你煮頓粥罷。」當下嚴氏又去敲了李媽的門，央求她照料丈夫。李氏一口答應道：「只盼求得仙方回來，治好了二官人的病，就好了。」

次日周婆果然僱了一部小車來，嚴氏是檢出一個銀戒指，預備到城當了錢，好做香錢。周婆道：「你也太小器了，些須費用，我替你墊了，你有錢時還我罷。二官人病好，正要發財哩。」嚴氏點頭暗道：「人都說周虔婆不是好人，誰知這般直爽，可見人的說話，是不可信的。」當即別了丈夫，坐車上城。那楓橋離閩門不遠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已經到了。周婆把車子打發掉，對嚴氏道：「這時求仙水還太早，要等和尚做完了佛事，方能開缸呢。我有個親眷住在這裡，我們同去坐坐何妨？」嚴氏深悔來得太早，

只得合周婆同到他親眷家裡。乃是寺門前一片香燭鋪，一個中年婦人迎了他們進去，燒茶煮水，十分慇懃。那婦人看看嚴氏，異常風韻，歎羨不已。嚴氏一心只想早早求得仙方回去，醫丈夫的病。那知周婆偏合他親眷絮絮閒談，只不起身。嚴氏催他幾次，周婆道：「還早哩。」他親眷滿口招呼，留她們吃飯，卻不見她抬身，弄得嚴氏焦躁非凡，說不出的苦。正是：

已入網羅難擺脫，為迷神佛惹災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